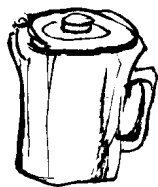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周作人自编文集

木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木片集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片集/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401-1

I. 木... II. ①周...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67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木片集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82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01-1/I·652
定 价	6.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木片集》

止庵

周作人的著作中，《木片集》命运甚是坎坷。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云：“上午得天津百花出版社信，知已允出版杂文小品，拟名为《草叶集》，即复信。”十一月十日云：“上午写信，往街寄百花出版社信并补稿件。”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作《知堂乙酉文编·题记》，预告《草叶集》“大约在三四月里也可以和读者见面了”。六月十六日日记云：“上午往街，寄百花出版社信，索还《草叶集》原稿。”此是一段落。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云：“晚得……蔡智迎十八日信，谈《草叶集》在广州出版事。”五月二十一日云：“整理《草叶集》，拟寄广州。”五月二十二日云：“下午往街寄蔡智迎信并件，即《草叶集》原稿也。”此又是一段落。七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托美瑜寄蔡智迎信、百花社信，稿则拟明日改正后再寄矣，书名拟改为《木片集》。”七月二十六日云：“上午校阅《木片集》稿，大约已

了。……下午托丰一寄区建芝书一册，百花社校稿一件。”九月十三日云：“晚得百花出版社协议书。”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云：“上午往街寄罗君稿件，又退还百花社出版协议书。”四月十日云：“得百花社寄还校稿，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版。”此又是一段落。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云：“写《枯叶小集》序一篇。拟以旧稿交广州赵君出版，即前此《草叶集》也。”三月十四日云：“寄赵子滨信，商议出版《枯叶小集》事，亦姑试耳。”此又是一段落，书终于未能面世。集中本文四十九篇，除《南北的点心》和《避讳改姓》外，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杜少陵与儿女》、《农历与渔历》《冬至九九歌》和《无鬼论》四篇，后经修改补充，曾在《新晚报》重新刊载。为《枯叶小集》所作序言已佚。

周氏一九四八年起重新作文，开始其散文创作的晚期。这一时期工作以古希腊和日本文学翻译为主，创作只是副业。除关于鲁迅三种著作和《知堂回想录》外，尚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九百余篇，其中又以三段时间写得最多，即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二年春，多为笔记式短文，风格简洁明快；一九五六年夏至一九五八年夏，文章篇幅稍为增长，层次也较曲回，《木片集》即由此中选出，这也是周氏晚年唯一自行编订并争取得出版的随笔集；一九六三年春至六四年秋，周氏自谓：“近日写文似已渐有随笔的意味，即加入滑稽趣味，然此道恐已无人能领矣。”（一九六四年二

月七日日记)相比之下,晚期文章似以此时水准最高。

作者以前曾说闲适小品“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但到晚期“正经文章”绝少写了,所作多为“草木虫鱼”一类。《知堂乙酉文编·题记》也说:“讲到名物和民俗的几篇,在这里或者分量并不多,但是有读者偏爱这些,在解放后我也还写许多简短的,给报刊补白,今年挑选较成片段的,辑了一本《草叶集》,……”名物民俗为周氏素所留心,来自生活与书本的知识都极丰富,而他的趣味也正是对有关知识的一种兴趣。此时他真把这类文章写到纯净空灵地步,晚期散文的这一进展最为显著。当然一如既往,还是“赏鉴里混有批判”,继续体现“伦理之自然化”的。此外,忆旧文章和关于故乡之作也占较大比重。总的来说,周氏散文创作的晚期是一个趣味与回忆的年代。至于文章本身的特点,一是总的来说篇幅不长,言之有物与从容不迫又能兼而得之;一是放弃了“文抄公”写法,虽然也经常提到某书中怎么说法,但不复大段摘引,往往改直接抄引为间接引用;一是通体采用白话,基本消除了此前分量较重的文言成分。当然这些与前述之多写闲适小品,说来只是事实如此,或者是时势使然,未必真的意味作者审美趣味上有什么变化。较之早期的平和冲淡和中期的苦涩丰腴,晚期散文似乎更加朴实,平易,随意,更趋通俗化,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明朗宁静的老人心境。

此次据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之三校样整理出版，原件小引一页，目录三页，正文一百二十页。目录中“小引”原未列出。作者原署名周启明。



目 录

小引	(1)
复辟避难的回忆	(3)
语丝的回忆	(6)
蔡子民	(9)
钱玄同	(13)
刘半农	(16)
爱罗先珂	(18)
诗人黄公度	(20)
读古诗学文言	(23)
唐诗三百首	(26)
唐诗易解	(28)
杜少陵与儿女	(30)

希腊神话	(33)
关于目连戏	(35)
喜剧的价值	(39)
钟馗送妹	(41)
农历与渔历	(43)
冬至九九歌	(46)
墟集与庙会	(48)
拂子和麈尾	(50)
笔与筷子	(52)
牙刷的起源	(54)
澡豆与香皂	(56)
踏桨船	(58)
泥孩儿	(60)
不倒翁	(63)
糯米食	(66)
茶汤	(68)
南北的点心	(70)
桃子	(76)
蝙蝠和猫头鹰	(78)
麟凤龟龙	(82)
乌鸦与鸚鵡	(85)
蛇	(87)

扬子鳄	(89)
人熊	(92)
猩猩的故事	(94)
犀牛	(96)
关于河马	(98)
大虫及其他	(100)
狼的故事	(102)
孙仲容论动物	(104)
避讳改姓	(106)
夸父追日	(108)
无鬼论	(111)
两个书家	(113)
题画	(115)
兰亭旧址	(117)
塞浦路斯	(119)



小 引

前几年给上海广州的晚报写了些小文章，共总得数十篇，承出版社好意为选择一部分出版，这是很可感谢的，书名最初拟名为《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改用《草叶集》呢，又与惠特曼的诗集相混，所以最后决定《木片集》这个名称，因为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筒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罢了。

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述一点下来，至于所不很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关于动物有些不是直接的知道，也是根据书本，如讲鳄鱼的大半系依据英国柏耳（M. Burr）的《鳄鱼与鼍鱼》（Crocodiles and Alligators），讲猫头鹰的是斯密士（R. B. Smith）的《鸟生活与鸟志》（Bird life and Bird lore），在《苦茶随笔》中有一篇《猫头鹰》，也说到我自己

养猫头鹰的经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周启明记于北京。





复辟避难的回忆

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萃萃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〇〇）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说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子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

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糊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说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语丝的回忆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

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是原就有那一名话，乃随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